

2002

田
憶
馬
君
武



4/2/81

2001/9

桂林文史资料 第四十三辑
桂林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回憶馬君武

桂林文史資料 第四十三輯

桂林市政协文史資料委員會編

顧問：王玉梅
主編：周德榮
副主編：何開粹
編輯：王廣義
俸繼明

回忆马君武

桂林文史资料第四十三辑

桂林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 编
广西区新闻出版局核准出版
桂林漓江印刷厂印刷

32/850×1168 印张 7.75 印数 1000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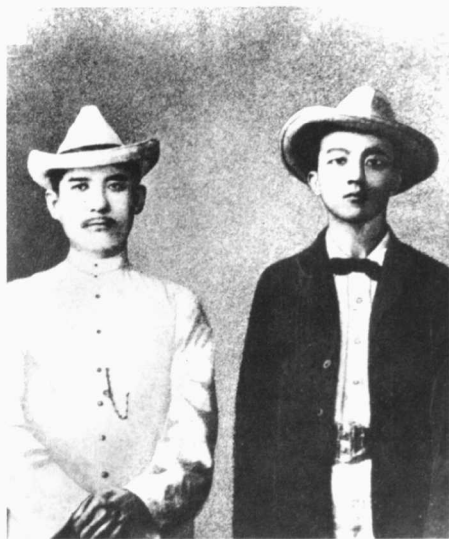
准印证号：桂0016601

(内部资料 注意保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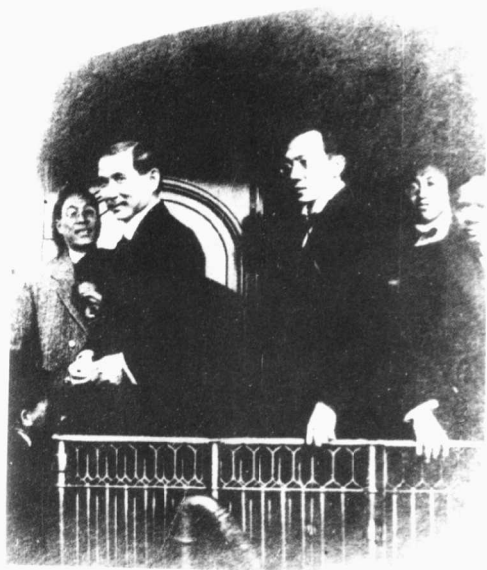
马君武 (1932年)

一九〇五年马君武（右）
与孙中山在日本东京。



一九〇九年七月，孙中山（前排中）抵达比利时的布鲁塞尔，与前来迎接他的马君武（前排右一）等合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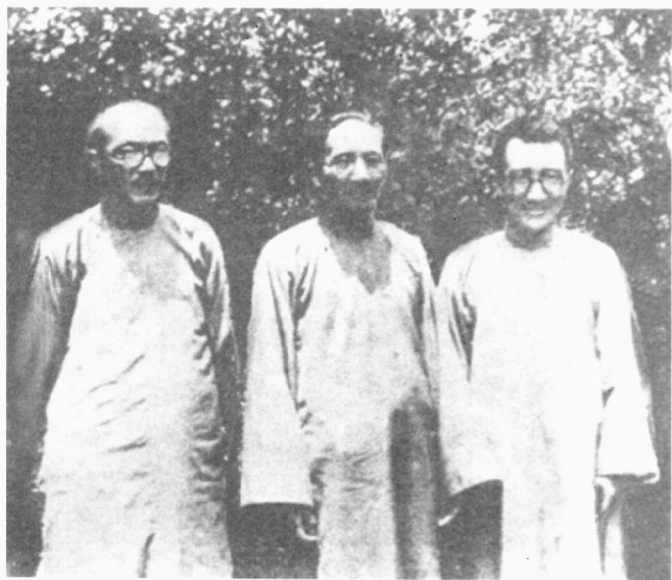


一九一二年二月十四日，马君武（右三）与孙中山（右四）在日本东京火车上。



1913年6月25日孙中山（前排左三）从香港乘“巴拿马”号轮回上海时在船上合影，前排左一为马君武。

一九三三年马君武(左)与
蔡元培(中)、胡适在上海。



马君武之墓

桂林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

主 任：周德荣

副 主 任：（以姓氏笔画为序）

王清荣

申咏秋

沈家庄

何开粹

俸继明

委 员：（以姓氏笔画为序）

朱方柄

麦永雄

杨邦礼

吴国萍

吴烈民

苏理立

目 录

一个苦学生的自述	马君武(1)
马君武先生的家世及其事略	诸子方(16)
马君武轶闻逸事	廖中翼 王 覲(23)
马君武祖籍家世考	钟文典(37)
马君武与郑兰征	林志仪(42)
追念君武先生几种小故事	李四光(47)
永远怀念我的父亲	马保之口述 朱崇文整理(52)
先父马君武追随孙中山先生革命事迹	马卫之(62)
马君武在扬州	顾一平(66)
马君武在中国公学	过汉祥(68)
广西近代最早的翻译家——马君武	林 琳(73)
马君武与《威廉·退尔》的中译	邹振环(75)
马君武与商务印书馆	公 汗(78)
马君武先生与进化论哲学	陈乃文(82)
马君武主桂政、长西大的二三事	李墨馨(85)
马君武和他印制的“广西军用钞票”及“广西定期 有利省库券”	孟国华(93)
书马君武先生贵县历险轶事	孙绍园(97)
怀念我的父亲马君武博士	马卫之(99)
马君武在宝山	方 曙(105)
马君武为国家培育人才的回忆	杭维翰(109)
马君武先生在西大	黄荣汉(111)

马君武校长办学情况	苏宏汉(116)
从梧州西大说到君武先生的遗墨	梁屹庐(122)
我所认识的马君武先生	梁治群(126)
忆马君武校长二三事	梁庆培(129)
马君武生平点滴	李治铭(133)
我所知道的马君武先生	雷震(135)
马君武创办广西大学始末	欧正仁(138)
马君武先生论诗语录	汉平(149)
忆恩师马君武先生	秦道坚(152)
马君武先生的一副对联	黄智英(163)
马君武在柳州谈植树	小曼(164)
怀念敬爱的校长马君武博士	梅础强(165)
十年来读先生两篇文章	徐晓明(168)
马君武和培桂中学	陈远图(170)
马君武二三事	公盾(172)
马君武先生与戏剧改进会	欧阳予倩(177)
马君武为什么组织“广西戏剧改进会”	周游(180)
马先生谒见记	余维炯(183)
马君武博士三喜临门	朱蓁文(190)
马君武的晚年	过昆源(193)
马君武的九个第一	致平(195)
记马君武博士	林半觉(203)
哭君武	万武(212)
国立广西大学校长马君武先生碑铭	居正(214)
马君武年谱简编	曾德珪(217)
后记	编者(245)

一个苦学生的自述

马君武

有几个朋友劝我把从前求学的经验写出来。一个九岁丧父亲，靠母亲做工抚养的孤儿能够侥幸至今存在，已算万幸。居然冒尽许多险，在外国读了15年书，且于祖国文化有些小的贡献（指我的翻译工作，或者还是不免自夸的话）。当然我的经历有许多小说的趣味，但我不仅是一个不会写小说的人，并且是一个最不喜欢看小说的人；又向来未曾用白话写过文章，今已用白话文写这篇自述，当然不会写得很好。目前和“万有文库”翻译的书已经译完，以后作什么书或翻译什么书，尚未决定，暂时利用我有余的时间，来写这篇自述，所以报答我几个朋友的期望，同时使一般穷苦的学生知道像我当时所处十分困难的环境，也还可以开步直向前走。没有饭吃的人，也可以在外国大学毕业。或者可以壮他们一点志气，也未可知。

第一章 四岁以后的事 ——平南县署

我是光绪七年六月二十二日在恭城县署生的，但是父母离开恭城很早。四岁的时候，父母带我到平南，平南的事，至今尚记得很清楚。

我记得平南是一个很小的城，我们住的是平南县衙门西北角上一间小屋。屋门前有一株大榕树，树上有许多合群同居的八哥鸟。每

天清早和晚上，它们叫得非常高兴，也很好听。大榕树底下有一对蛤蚧。衙门里的人都说这一对蛤蚧年岁很老了，年年都在榕树底下“蛤蚧”、“蛤蚧”叫的。出门向西走不多远，有一个水池。这水池到了夏天，满开荷花。水池向南有一间小屋，一厅两房。我父亲的东家姓曾的（名纪平，四川人），请一个姓阳的先生在这里教他的小儿子读书。我是我父母初生的第一个儿子，祖母把我当作宝贝，自己抚养。父亲和祖母商量的结果，叫我附在阳先生馆里读书。

小孩子初次上学的时候，照例要经过“发蒙”礼式。和我发蒙的就是姓曾的县知事。寻常发蒙时要读“人之初”这一部书上四句，就是：“上致君，下泽民，扬名声，显父母。”

我父亲以为这未免太俗，并“人之初”一本书也全不要我读。他所指定要我读的是两部关于历史的书，就是《历朝鉴略》和《龙文鞭影》。《龙文鞭影》现在书坊尚有得买，《历朝鉴略》一书现在很不容易见了，我记得书头四句是：“粤自盘古，生于太荒，首在御世，肇开混茫。”

一般人认盘古好像犹太《旧约》上开天辟地的上帝。最近上海戏场竟编有“盘古开天地”一出戏。好胆大的优伶，你们想解答世界开辟的神秘么？我们且谈谈“盘古”的来历：

《太平御览》卷二引《徐整三五历记》说：“天地浑沌如鸡子，盘古生其中，一万八千岁。天地开辟，阳清为天，阴辟为地。盘古在其中，一日九变，神于天，圣于地，天日高一丈，地日厚一尺，盘古日长一丈。如此万八千岁，天数极高，地数极深，盘古极长。”

活到一万八千岁的动物，且日长一丈，这真是任何动物家所梦想不到的。犹太说上帝无生无死，盘古却有生有死。《还异记》说：“死后头为四岳，目为日月，脂膏为江海，毛发为草木。”

《绎史》引《五运历年记》所说，大概相同。但加了下几句：“气为风云，声为雷雹，肌肉为田土，齿骨为金石，汗流为雨泽。”

凡稍有近代科学知识的人，都应该知道这些话为绝对不可能。大概中国人的始祖传说，历时愈久，追溯愈远。《商颂》说：“洪水茫茫，禹

敷下土方……帝立子生商”，《商颂》据王国维考证是西周中叶宋人所作的。中国人始祖是禹，禹又同商人的建立有关系。到了《论语》说：“尧舜其犹病诸。”始有尧舜。秦国一般方士出来，始有黄帝。战国时许行出来，始有神农。《易·系辞》出来，始有庖羲氏。到秦始皇统一六国后，李斯说：“古者有天皇，有地皇，有泰皇，泰皇最贵。”始有三皇。最后到汉代，中国与苗族关系愈密切，苗族的祖宗——盘古——便变成了中国人的公共祖宗，变成了中国开天辟地的上帝，坐在三皇以前第一把交椅了。

我们住屋后有一个花园，园内满地都是喇叭花。园边围墙后是菜地。我记得围墙经大雨倒了，又没人去修理它，家里人却借此出入。祖母和母亲时常与附近种菜园的人来往，他们也时常送些新鲜菜蔬来。到年节的时候送一两只鸡来，祖母也送些东西回敬他们。有一天全衙门的人都非常惊慌，说是土匪要来围城，没多时土匪居然来了，城门都关闭了。直到夜很深时父亲由县知事处回来，说：“谢天谢地，土匪并不多，已经被团兵打散了。”我们大约住平南县一年。当时署理县知事大概是一年一任的，曾知事卸任，我们一家人都随着回到桂林。

我自从五岁离平南县，以后虽然坐船到南宁经过平南两三次，但从没有时间去看看我“发蒙”的地方。直到民国11年5月我在贵县遇难后逃到平南县住一晚，发蒙读书的小屋已不见痕迹了。我们曾经住过的一间屋，虽然存在，但是已破坏不堪。经过36年，门前的一株大榕树尚岿然犹存啊。

第二章 我的家世

——曾祖的苦学

前清嘉庆末年，湖北蒲圻县有一个做豆腐卖的夫妇二人，只生下一个儿子。他们虽然境遇很苦，却很愿意这儿子读书。这儿子也能体贴他父母的心事，读书分外用功。

他所学的是一个姓吴的先生（我祖母告我此事，也忘记了这吴

先生的名字)，是蒲圻县很有名的一个教书先生。见这做豆腐人的儿子读书进步很快，甚是诧异。午饭放学的时候，他常常出去，不一会儿，就回到书馆里。吴先生问：“你吃过午饭么？”他答应：“吃过了。”吴先生终不相信他吃午饭这样快，侦察之后，方知这学生并未回家吃饭，不过将几文小钱买些便宜糕饼，吃了之后，却赶紧又到书馆读书。吴先生很看得起这个学生，此后每天就留他在馆里吃饭。这学生后来考试中了道光××科进士，由主事留京任福建道监察御史，这个做豆腐卖的是我的高祖云台公。这个没有吃饭而苦读的是我曾祖郁斋公(名丽文)。

.....

蒲圻县一带，至今许多人都知道这一位苦读成名且曾做好官的马丽文先生。前几年我和朋友杨时杰君谈起我的家世，他说：“我们沔阳地方，民间至今尚传唱马青天道情，就是纪念马丽文先生的。”可惜我当时未曾问得这道情的词句。

我幼时尚看见家中遗下的曾祖奏折草稿数通，写的是褚遂良字体，秀美可爱。我记得有一套奏折是参劾对鸦片烟战争误国的耆善。不幸己亥年我和母亲住在桂林凤凰街的时候，邻舍失火，瞬息间住屋被焚，我曾祖所遗下的奏稿，我祖父手写的诗稿(《短笛集》)，和我父亲的许多字迹，通通烧完。至今先人的遗墨便只字无存。

我曾祖为参劾一般误国的满洲大臣的缘故，结果是遭他们的嫌恶，不久被外放做广东高州府知府。在高州时，有许多美政，颇为地方人所爱戴。但是一般满洲大臣，以为尚不免便宜了他，更向远处迁谪。由高州调至广西思恩府，当时的思恩府与现今的思恩当然是远不相同，是一个有名的烟瘴地方。我曾祖到任不数月，便病故。我曾祖有两个儿子，大伯祖仍住蒲圻县未来。我祖父光吴公(祖母说：“取这个名字，是纪念吴先生的。因为吴先生无子，曾祖欲将祖父过继吴姓，但是未能实行。”)随至任所。曾祖死后，家徒四壁，灵柩不能运回湖北，后来就葬在桂林北门外两湖义地。我祖父不能回到原籍，就流寓桂林了。

我幼时见一部近人笔记（仿佛是《金壶偶谈》，但记不清楚了）说我曾祖有一天与同僚会集，有人举我曾祖的名“马丽文”求对。在座的有一位“蔡振武”。一人说：“蔡太守的名就对得很工整。”他一人说：“丽文对振武固不错，可惜蔡字对不上马字。”那位先生说：“你不得记得论语上‘臧文仲居蔡’之朱注么？”坐客大笑，从此那位姓蔡的太守，便得一个“蔡大龟”的绰号。我祖母常对我们说：“你们切记不要忘记了你们曾祖的勤苦。家里虽然穷得常常没有饭吃，也会读书出名。”这是我们儿童时所受的深刻教训。

第三章 四十余年前桂林的物价和生活状态 ——慈父严母

我祖父是一个跟随曾祖父到广西来的。祖母雷太夫人在蒲圻县去世，父亲不过几岁。后来祖父在桂林续娶吴太夫人，因父亲年纪太轻，便托同乡姓张的带到桂林。姓张的是时常往来汉口、桂林间的商人。

祖父多病，流寓桂林十余年，干了些不紧要的差事。他一生穷愁的产物——《短笛集》，不幸于己亥年被火烧失。他十年左右在桂林所经历“穷”与“病”的生活，全靠吴太夫人安慰他。我父亲到桂林没有几时，祖父一病不起。家中一大部分人都在湖北，在桂林的，只有祖母和父亲。

“衡臣（我父亲的别字），你干点什么事好呢？捐官做没有钱，投考没有籍贯，你还是学‘刑钱’罢。”这是吴太夫人和父亲商量的话。

我父亲这时不过20岁，我祖母是一个有本领善应酬的人，居然托熟人介绍得临桂县刑幕李申甫先生的许可，收了我父亲做门生。

我父亲就恭城县幕职好几次。由平南县回到桂林，又去恭城两年，但是家眷都没有同去。我父亲过年节时或回到桂林，在家住得最久是年假，大概12月底回家，住到过了元宵又去恭城。

我6岁或7岁时从汤荫翹先生在盐道街关帝庙读书，初学做三个

字对子。有一天汤先生出一副对是“鸡唱午”三字。我想了一想，写了一副对，抄在小本子上交去，对的是“鸟鸣春”三字。我父亲恰好来看汤先生，汤先生把我对的打了双圈，说：“这小孩子很奇怪，如何对得出这三个字？”我那时弄得莫名其妙，心想这三个字有什么好，值得两位老前辈这样称赞。其后我过了几年，读韩昌黎文至“以鸟鸣春……”，才知道汤先生和我父亲称赞的缘故。

我父亲每月馆修所得不过30余元，留几元零用，每月以30元寄与吴太夫人做家用。那时我大伯父、大伯母，和道隆哥、巧姐，都由湖北来了。伯祖的长孙道铨哥，和二伯父杞臣也来了。但杞臣伯父是不常在家里的，他去做他的把总老爷，常往南宁。我们住在义仓街姓萧的房子里，全家连男女仆役有十余口人。

我们所住义仓街的房子是三开间两进半，最前半进做书房和门房，中间一进祖母和伯母、巧姐住，最后一进母亲带弟妹和女仆住。每月房租银5元。

那时的物价不及现今十分之一，米一千五六百文制钱一担，猪肉96文一斤，牛肉64文一斤，青菜豆芽每斤不过10余文，所以30元一个月的收入，十几个人吃饭（仆役的工资，每月不过600文至1000文），居然绰有余裕。吴太夫人午餐要饮一小壶三熬酒。她非常好客，常来我们家里做客的有：吴家婆婆，李太师母——就是李申甫先生的夫人，和李九娘——就是李太师母第九个女儿，拜给我祖母做干女的，李家九叔——是祖母义姊的儿子。每次父亲有家信回来，都请李家九叔来写回信。李家九叔是临桂县秀才，但是他书桌上除了一部《小題正鵠》之外，并无他一部书。这是我们做小孩子的时候，觉得很奇怪的事。

我自从在平南县与父亲同在一处之后，与父亲见面的时候，都在他年假回桂林的十几天。我父亲是非常慈善的人，对吴太夫人非常孝顺。吴太夫人酒后脾性不好，但虽然甚怒之时，得父亲一言即解。吴太夫人最宝贝长孙，父亲却四个儿女都是他的宝贝。祖父去世时，父亲才十六七岁，已经写得一手好颜字，仪表都雅。外舅祖（母亲的舅父）陈允庵先生最爱他。与东家相处，个个投契。所以父亲自就幕以来，未

曾闲过。父亲就馆的地方，或是荔浦，或是恭城，都距桂林很近。年假回家的时候，我和妹妹弟弟都围绕着他，他好不喜欢。他年假所带给我们的东西，不是荔浦芋头，就是恭城柚子和恭城柿饼，这都是我们小孩子最爱吃的东西。

我一直到九岁未曾受过父亲骂过一句，且并未见过父亲有一次发气骂人。由父亲所听的都是和蔼的话，和鼓励我们读书成才的话。母亲则大不相同。她说：“铁不打不成好钢，孩子不打不成好人。”她教我们读书的时候，手中所拿的是一根粗重的大棍。或者我17岁的时候，所受的一次痛打，是最后一次罢。唉！现在父亲过去42年了，母亲过去1年多了。母亲过去前一个月，到杨行去看我的病，偶然说到小时候挨打的事。母亲说：“你不挨打，焉有今日？”我今日有什么半点成就？真辜负我的慈父严母啊！

第四章 家庭的崩溃

——一碟臭咸菜的生活

十几口人吃饭的家庭，总不能不算一个大家庭。这样的家庭，靠一个人供养，这一个人一遇不测，如是全个家庭必然分崩离析，不可收拾。我们的家庭就是这样。

我父亲是光绪十六年五月九日在马平县过去的。头一年到马平的时候，一个姓傅的朋友和我父亲说笑话，他说：“马平二字与你不利，你不好去。”父亲头一年年假回家，祖母因为家眷未去，叫道铨哥跟去马平。

李九叔得我父亲凶讯最早。有一天他来见我祖母，吞吞吐吐说道：“听说三哥（父亲行三）在马平有病。”祖母说：“他身体本来虚弱，容易得病。”李九叔又吞吞吐吐说道：“听说他病很重。”祖母说：“有道铨在那里，会招呼他。”李九叔便也不再说了。

有一天早上，祖母在门口买菜，我突然跑到她身边说：“叔叔今天动身回家。”祖母说：“不要瞎说，5月节过去好几天了，你叔叔哪有工